

“现代主义漫步”系列公共实践 | 第四站 仲夏夜的马戏城

对话 | 人生如戏，笑看美丑：现代主义的小丑美学

亮点回顾



“现代主义漫步”系列
**第四站：
仲夏夜的马戏城**

对话
人生如戏，笑看美丑：
现代主义的小丑美学

嘉宾：
李双志（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德语语言文学系教授）
夏天（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候选人）

“聋听”互动体验工作坊
嘉宾：
胡晓姝（聋人艺术家）

影像艺术交流：《毕加索的背叛》

“Modern Time” Series
**A Midsummer
Night’s Circus**

2023.8.26 周六 Sat
UCCA Edge

Conversation
**Modernism and
the Aesthetics of Clowning**

Speakers:
Li Shuangzhi (Professor, Germ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Fudan University)
Xia Tian (PhD candidate, 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14:00-15:30 报告厅 / Auditorium

【盲听与心听】
Blindlistening
with Guitar

“Deaf-Hearing” Interactive Workshop

Speaker:
Alice Hu (Deaf Artist)

16:30-18:30 报告厅 / Auditorium

Cinema Arts | *La banda Picasso*
19:30-21:30 报告厅 / Auditorium

UCCA Edge

之前苏河



活动时间：2023年8月26日（周六）14:00-15:30

活动地点：UCCA Edge报告厅

回看链接：<https://ucca.org.cn/program/modern-time-series-a-midsummer-nights-circus/>

嘉宾：李双志（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德语语言文学系教授）、夏天（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候选人）

整理编辑：王元蓉（实习生）、吴伊瑶

文字校对：逢芮、周千渝（实习生）



图1: “现代主义漫步”展览现场, UCCA Edge, 2023。图片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小丑的前世今生：欧洲现代娱乐业的一页华章

李双志：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一个很有趣的题目：“人生如戏，笑看美丑”，跨越百年历史，回到现代艺术发家、崛起的现场，去寻找小丑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首先，不妨来回顾小丑如何在双重意义上踏上了欧洲文化的舞台。在学术界，很多人将所谓“小丑的前世”追溯至古希腊罗马——在古希腊罗马，普遍认为有两种形象都是小丑的前身：一个是在古埃及或是古希腊宗教仪式上能够看到的“傻子”形象；另一个便是古老宫廷当中出现的杂耍艺人，在古埃及或是中国古老的商周时期，杂耍艺人依靠其令人惊艳的表演制造着一种奇观，而这种奇观也被人看作是后来的小丑演绎的前身。

进入中世纪之后，欧洲的贵族宫廷出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新形象：**Jester**（弄臣），这一形象实际已经是小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他们在宫廷上的主要角色是为王公贵族们找乐子，让他们在繁忙的政务或是无数的宫斗之后有一个休闲的时间。在这一休闲的时间中，他不是君王，而只是一个观众，他要看的只是这样一个插科打诨的、装疯卖傻的小丑角色，让他觉得“哇，真好笑”，从而换取浮生中轻松快乐的一刻。所以，当时的弄臣在很多情况下变成了皇上的宠臣。

另一个形象则是真正地出现在剧院中的“丑角”（Harlequin），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小丑”（Clown）。“Clown”这个词出现在16世纪，也就是莎士比亚的时代，今天的我们去聊、去读莎士比亚的戏剧，往往会发现其中有这样的角色：他不是罗密欧，不是李尔王，也不是麦克白，他处在善与恶的边缘，让你感到好笑，但有时却提供着重要的线索。丑角便是这样一个一开始让人看不起，但仔细一想，其实是剧情之关键的人物。上述就是“小丑”这一形象在被我们熟悉之前的“史前史”。

那么，小丑从什么时候起变为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小丑形象？这当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在18、19世纪之交出现在英国剧院里的形象“约瑟夫·格里马尔迪”（Joseph Grimaldi, 1778-1837）（图

2) ，他为自己设计了一套非常标准的戏服和妆容，并被后世所有的小丑继承了下来。同时，格里马尔迪手上拿着的酒也表明小丑所代表的戏谑化酒神精神。因而，在19世纪，小丑成为了完全脱离日常生活束缚和各种清规戒律的、让大家在那一刻能感到欢乐的一个形象。酒与小丑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视觉文化层面的符号。如今，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小丑形象定义为想象世界中的、具有一定夸张外部特征的非日常表演形象；然而，另一方面，它又代表着一个强烈的色彩符号，让人感到惊异、惊诧，同时又让人觉得它并不是严肃的，而是属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所以，小丑为大家制造了一个额外的、特殊的临界时刻，在这个时刻里，大家是自由的，这就是为什么现代艺术格外钟爱小丑形象。



图2: 约瑟夫·格里马尔迪 (Joseph Grimaldi, 1778-1837) 形象，图片来源于网络。

画布上的小丑与马戏团：现实与欲望的投射

李双志：同样在19世纪，小丑与当时兴盛起来的马戏团形成了一种两相共融的关系。在最初的格里马尔迪时代，小丑还依托于剧院场所。当马戏团诞生之后，小丑文化便迁徙、游动于整个欧美大陆，后来也传播到了亚洲，四处给人制造一些轻松休闲的时刻。

小丑与马戏团所共同构造的并非一个庙堂之上的高雅艺术，相反，在很长一段时期，它是“俗文化”的代表，而恰恰是这一“俗文化”和小丑背后的底层处境引起了很多艺术家的共鸣——艺术家认为，在被收藏家发现之前，自己就是跟马戏团的小丑一样的角色。而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当时被人看作是俗文化、街头艺术的马戏团与小丑成为了一种文艺现象。由于艺术家、作家和诗人对小丑形象的挖掘，“小丑”获得了不断的升华，它被赋予了非常多文化意涵，以至于今日的小丑已变成了西方世界当中贯穿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的一个形象。

那么，我们今天还是聚焦于“现代主义漫步”展览作品当中的小丑形象，来了解小丑文化的历史、地位，以及小丑何以得到艺术家青睐、从舞台走向画布的原因。在现代艺术的绘画作品中，画家赋予作品的名字往往给了我们破解其意涵的钥匙。而面对这幅作品（图3）——《野蛮-古典-庆祝》，我们起初可能一头雾水，实际上，它含有一个较为叛逆的主题，即重新发现被现代社会遮蔽的一种“野蛮的快乐”，回到前现代时期所遗留下来的那个尚未被理性法则所规劝的世界，在那个世界当中，人会回到他原初、原生的生命状态。

那么，这一“原初的状态”是什么？这是现代文艺作品中被广泛讨论的一个命题。原初状态的人其实就是追求快乐的人，恰恰是在现代社会把人们变成了庞大资本机器上的螺丝钉的时候，小丑和马戏团让人发现了自身去单纯地追逐快乐的一面。而此时的“野蛮”也并非大家所想象的那种茹毛饮血的野蛮，而指向的是没有被现代工具思维所玷污的、“野蛮”的状态。因而，如果说我们在画面中看到的追逐欢乐的小丑代表着大家感到轻松的那一刻，那么在画作的另一边，我们仿佛又看到了建筑、房屋——

种神秘的秩序出现了：这近乎对立的两者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并非宗教意义上的、却也与日常生活相脱离的“庆典”。



图3: 保罗·克利, 《野蛮-古典-庆祝》, “现代主义漫步”展览现场, UCCA Edge, 2023。图片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从这幅画中，我们看到了对让人放下劳作的辛苦、放下所有的规章制度，而沉浸在欢乐以及彼此间的和谐相处的状态之中的一种凸显。保罗·克利总是不会让你一开始就明晰画作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何处，他的作品永远带着一种梦幻的气息，似乎就像是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把生活的碎片重新组合起

来，组合成一个梦幻世界。而在这个世界中，有一部分携带着现实生活的投影，但更多的时候，它是超越现实之外的，映射着大家内心一直被压抑下去的追求与欲望。

夏天：李老师从标题来切入克利的这幅画作。我想要补充的是，“节庆”这一话题、时间节点对于日常生活来说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时刻。在中世纪——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我们的生活节律都是非常严谨的，我们需要根据一定的社会规训、政治结构下的生活节律来扮演自己的社会身份。马戏团的出现则为普通人提供了打破固有劳作奉献规训的、很重要的一个释放压力的契机：在马戏团的场合，你来到城镇空间，与小丑、马戏团表演的人群进行狂欢式的互动，观众从中所得到的就是某种释放性的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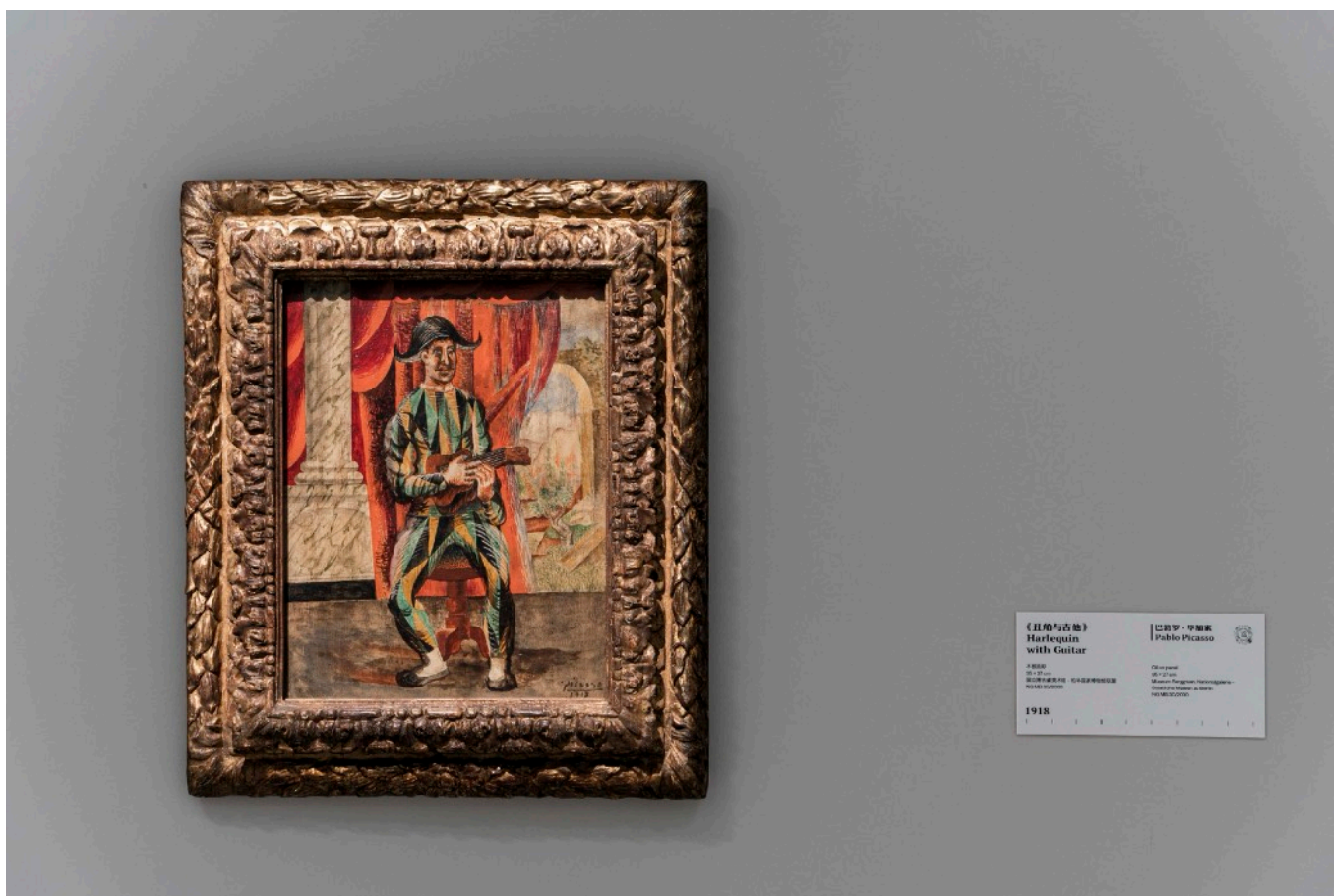


图4: 巴勃罗·毕加索, 《丑角与吉他》, “现代主义漫步”展览现场, UCCA Edge, 2023。图片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对古典平衡美学的背离——小丑形象中的视觉处理

李双志：这幅作品是毕加索创作于1918年的《丑角与吉他》（图4），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画中小丑的外部形体特征及其过于色彩饱和的着装，这些特征让我们一下就辨认出来，这就是来自于欧洲19世纪的小丑形象。对于毕加索和现代艺术而言，小丑的作用主要是去制造一种感官刺激，而这种感官刺激的体现首先是小丑身上浓墨重彩的颜色，比如在这幅画中，就存在着某种红配绿的艳俗感，但是这种往往艳俗的色彩搭配放在这里却又让人觉得有一种高级感。想请问夏天，你认为这种高级感是怎么形成的？

夏天：这幅画中，我个人最喜欢的部分是它的形象要素——即艺术家用形式所表达的、他对文化现象的一种视觉感受的转化。我们可以看到画面的右侧有一个外部的、非真实的造景，毕加索其实在这里面所描摹的是戏剧表演过程当中的布景效果；而在小丑的背面，则是一个红色的围布，近似于舞台上开场或是闭幕的幕帘；在画面的左侧又是一个具有古典性质的立柱——在西方的语境当中，立柱很多时候代表着“理性”，或者是用于宗教场景。而在画作的前景，小丑的腿其实有一个明显的变形，以及如果我们去注意毕加索所处理的小丑人物及其背景的关系，我们会发觉他非常刻意地在将小丑和舞台、帷幕融为一体。我认为毕加索最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处理是人物背后斜方的帷幕——一个完全非自然的艺术造型，就我的理解而言，它意味着小丑是被舞台所支配的，因而它和整个现场空间是融为一体的。

另外，小丑往往不通过语言，而是仅通过身体的姿态来使人发笑。通过表演，小丑造成某种效果，而这种效果事实上来自于一种让自己身体失去平衡，而非掌握平衡的训练。而古典美学一个重要的原则却是平衡，无论是在绘画还是雕塑当中都要表现一种动态平衡。小丑的美学当中刻意的、无预警的失衡来自于对身体的极度控制，因为摔跤其实并不是这么好表现的，一定需要经过对于身体的高度训练才可以达到真正自然的表演效果。这或许也是许多画家会对小丑、马戏团美学如此感兴趣的一个原因

——在小丑的行动中，画家捕捉到了某种和古典主义平衡美学相悖逆，甚至是能够打破它的一个契机。

忧郁的小丑：喜剧人物的悲剧内核

李双志：在保罗·克利的作品当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他对于日常观看秩序的反抗，与文艺复兴的透视法相悖，克利从来不关心景深——在克利的画面上，没有丝毫景深感的出现，能看到的只是碎片的组合，他引导观者去看到一些日常生活中看不到的东西。另外，克利对前现代的“魔法世界”有一种特别强的关照和热爱，他使用魔幻式的空间来打造一种意象的景观。在这幅作品（图5）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忧郁的小丑形象，与先前毕加索所画的红色帷幕上的绿衣小丑相比，几乎就是忧郁本身。事实上，毕加索在同一时期也画了相当多的小丑角色，比如《坐着的丑角》（图6）。这幅被红色填充的画作便创作于毕加索的“粉红时期”。红色向来是小丑的代表性颜色，在中世纪，红色——因为代表着性欲——是被禁忌的颜色，它被看作是女巫和魔法的颜色，是被正统宗教所打压的颜色，因此红色本身便带有一种挑衅性。但在这幅画中，红色作为背景出现，而小丑本身则呈现出一种卸下工作模式的、逗乐性“开关”被突然关上的状态，好似一个强颜欢笑的人一下子回归到了忧郁。同时，小丑的表情显示他正在沉思的瞬间，那可能是他把笑容卸下来以后，真正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作为一个角色所拥有的真实的表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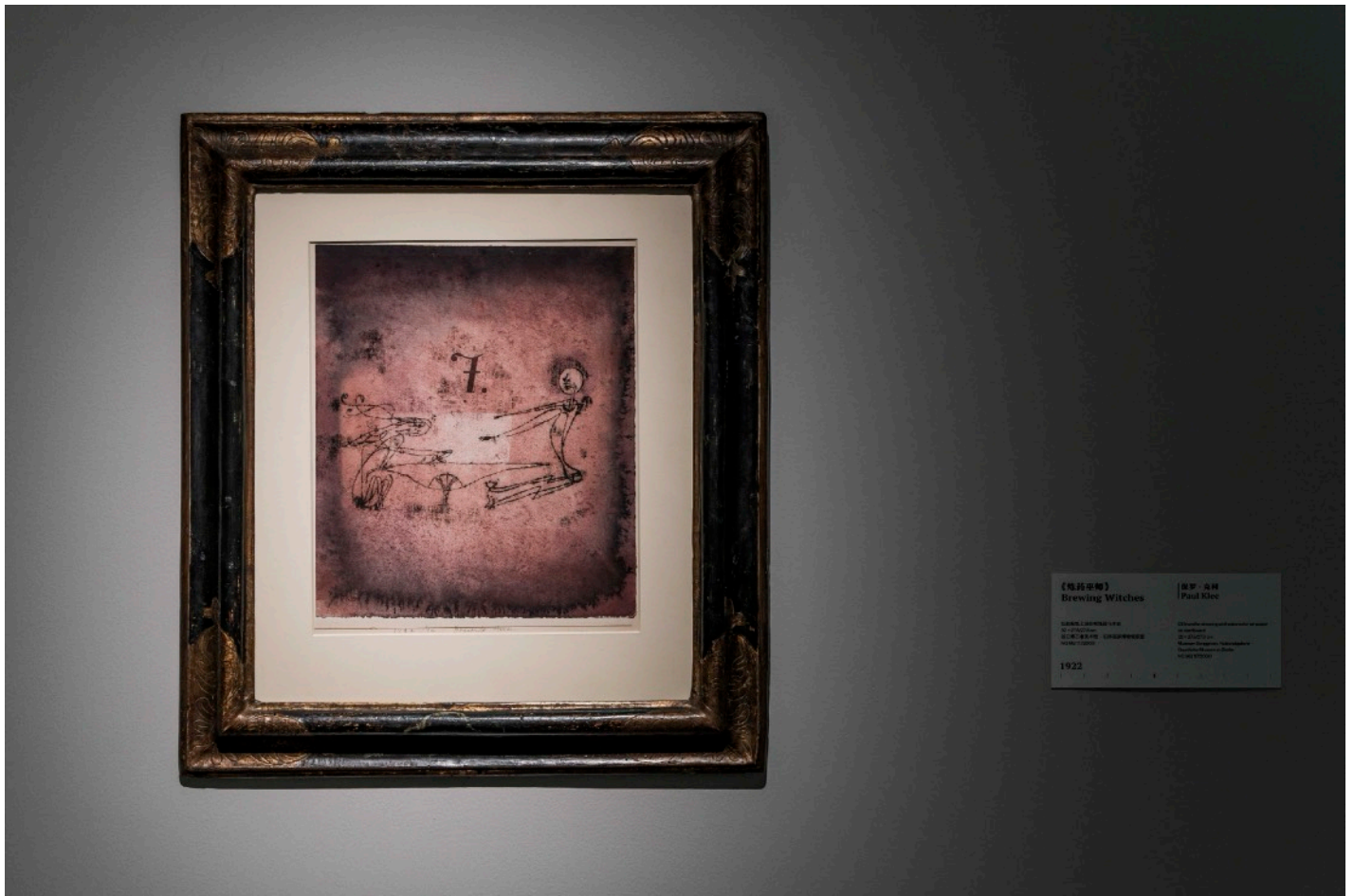


图5: 保罗·克利, 《炼药巫师》, “现代主义漫步”展览现场, UCCA Edge, 2023。图片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因此, 毕加索非常出色地把小丑忧郁的底色给描摹了出来——而这也是艺术家和小丑之间的一个连接点: 两者都是被边缘化的、很多时候是不被社会认同的, 由此便产生了一个“反常”的忧郁小丑。同时, 就画中小丑的身体形态来说, 我们又会发现其中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 毕加索模糊了小丑的性别特征。

夏天: 除去性别的模糊, 该小丑第二个形象的特点是他的年龄特征也不是很明显——事实上, 去身份的、去性别的、去年龄的小丑形象正是其处于特殊边缘地位的一个非常好的映射。另外, 我还想补充的是, 如果讲到小丑美学, 我们肯定会把它和“幽默”、“丑”等关键词联系在一起, 但忧郁其实才是所

有喜剧真正的内核。康德在他的“第三批判”当中提到过关于“幽默”的问题，即人会对笑这件事情着迷的原因在于我们在预期落空的过程当中能获得某种激情，这种落空其实和你的价值、欲望或是诉求是相反的，但是出于某种缘由，它引起了你的发笑。就其内核而言，它其实是一种你对某些事情束手无策，而只能通过自嘲的，或者是夸张的言行举止来使得你的激情得到发泄的行为。

我们从小丑身上获得乐趣，但是小丑又从哪里获得乐趣？我认为这是毕加索通过这件作品提出的一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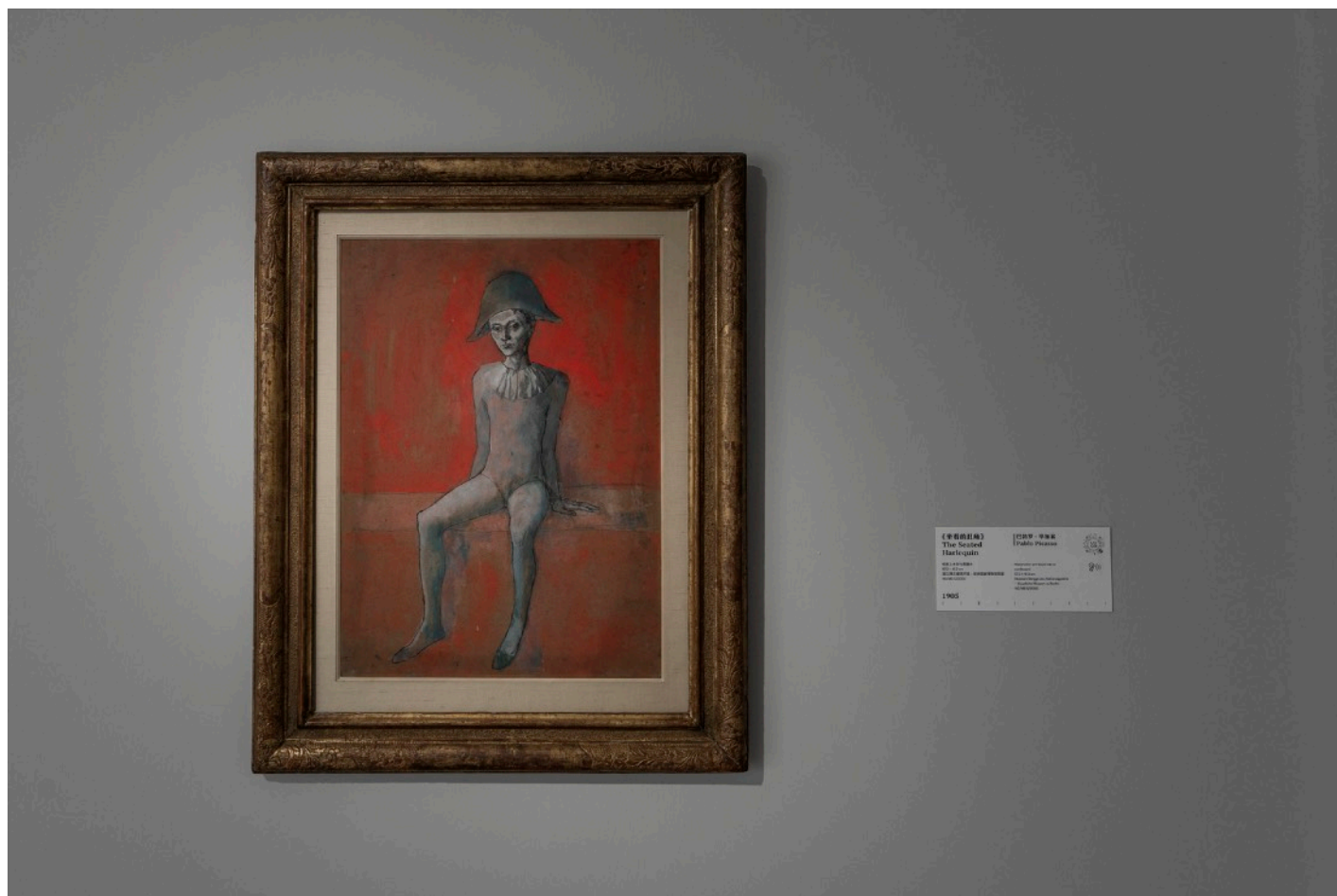


图6: 巴勃罗·毕加索, 《坐着的丑角》, “现代主义漫步”展览现场, UCCA Edge, 2023。图片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